

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特刊



從生活的不斷的發展和創造去認識魯迅 高寒

魯迅與現階段的文藝運動..... 立明

魯迅與翻譯文學..... 穆木天

魯迅的雜文..... 楊亞甯

魯迅的詩歌理論..... 徐嘉瑞

魯迅與青年..... 秋帆

魯迅與周作人..... 彭慧

雪風..... 天虛

秋的葬儀..... 馬子華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雲南分會編
民國廿八年十月十九日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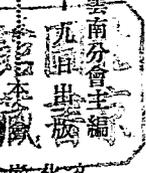
k825.6

38/3



目錄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雲南分會主編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出版



文化

高寒

立明

遲生

呂羽

屈嚴

羅鐵鷹

會福

穆木天

楊亞甯

徐嘉瑞

心丁

秋帆

彭慧

虞藉

天虛

馬子華

編者

編輯後記

(附錄)魯迅先生著譯

魯迅逝世三週年祭.....

從生活的不斷的發展和創造去認識魯迅.....

魯迅與現階段的文藝運動.....

魯迅的創造精神.....

吶喊，彷徨與五四運動.....

你守望到天曉.....

詩 火種的盜取者.....

紀念魯迅.....

魯迅與翻譯文學.....

魯迅的雜文.....

魯迅的詩歌理論.....

魯迅與木刻.....

魯迅與青年.....

魯迅和周作人.....

魯迅的兩種藝術.....

散文

雪風中.....

秋的花儀.....

編輯後記.....

(附錄)魯迅先生著譯.....

魯迅三週年祭

像一顆巨星劃過長空，照耀了四十年代底中國的暗夜是只能夠說明了魯迅先生的生！魯迅先生的死去却是並不像那流星一樣的就消殞了！我們以最誠摯的熱忱來追念他，是爲了他的光焰不僅照耀了四十年代底中國暗夜，也照耀了永遠！在中國光輝的無窮將來，魯



迅先生的光焰永遠是明亮，新鮮！

魯迅先生不是單純的搖筆桿的文人，他是人生戰場最英武的模範戰士！以無比的倔強和魄力戰勝着環境的醜惡！他帶着熱烈的人類愛來到人間却是到死時也不饒恕他的敵人！一起生長的同輩中，魯迅先生屹然雄立一時代，污流不能合，暴力壓不倒！苦難中鬥爭的中華男兒精神，寄於魯迅之身，中華男兒將在承繼並發揚魯迅的精神，而担当這偉大時代的重任！日本人士評現代東方沒有再比魯迅偉大的文人，日本更

沒有！這不能是誇大狂的日本人願意妄自菲薄的。魯迅先生的死給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帶來無限的哀傷和痛惜。在抗戰二週年多底今天我們來紀念魯迅先生不是一個集會的儀式和幾篇應景的文章所能塞責的！像打樁，在這狂憤緊張的時日中來一下，魯迅先生底精神，將更深入人們的心層！我們紀念他爲着向他學習，爲着把他的戰鬥精神，來適應今天的抗戰要求！我們當不忘記魯迅先生的在死時還大聲急呼着却在死後一年實現了的團結抗戰主張，我們要把這團結由文藝界首先加強起來，號召全中華民族的好兒女用行動來把它貫徹和鞏固！推廣到全國中的每個角落！

一九三九、十、十九日。

從生活的不斷的發展和創造去認

識魯迅

高寒

記得有一個巨人曾經說過：「沒有鬥爭，便沒有生命」，因此，最偉大的生命，便永遠是不斷的鬥爭，——是不斷的生活的開展，和不斷的生活的創造。而魯迅先生的一生，便是爲我們後輩的青年，爲我們想做一個人樣的人，敢做一個人樣的人們，樹立了這樣一個十分明確和深刻的榜樣。

在當初，魯迅未嘗不是如同一個普通人一樣的呢，普通一個破落戶裏面的中國人，背負着悠久的陰暗的歷史的和社會的傳統，還在小的時候，即「出入於貧鋪和藥店，……從一俸高的櫃台上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這並不是一段光榮的歷史。被侮辱，被踐踏着，次殖民一樣的中華民族的歷史亦未嘗是光榮的呢？但魯迅却能咬定了現實，要洗却了中國人所受到的災害和恥辱，所以他到東京，學習去了。但見到殺頭的影片，又知道喚醒了中國民族的靈魂，似乎比救濟中國人的身體更爲要緊。所以，他又轉而從事於文學的活動。魯迅從事文學的動機，不過如此，所以也並不清高，當然，要四面碰壁的。以後，經過了多少的這樣的失意和碰壁，魯迅也終於如同通過了煉獄的巨人一樣，不斷的有了生活上的新的創造和發展，這最顯明的路子，如在實際生活的這方面由民國初年的參加改革進而有五四以後的反封建的鬥爭，以至五卅以後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尤其是九一八以後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這理由如同魯迅先生自己所說的：「因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魯迅先生，終於以他的生命和中華民族的要求解放的鬥爭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了。這同時邊就說明了魯迅先生爲甚麼會由理論走到了實踐，由於一個學者而成爲思想和社會革命運動的最有力的領導者，和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戰士。而這，正是魯迅的敵人，也一樣，正是魯迅的一部分的友人，所刻酷的譏嘲着的魯迅的「轉變」或「阿世」。在文藝創作的方面，由短篇作品的創作，進而介紹了外國的偉大的作品，和科學的文藝的論著，最後則是不斷的揮擊着魯迅先生的鬥爭生活所精鍊出來，所拾錄出來的雜文的七首。——這是魯迅先生所發明的獨特的鬥爭的武器，最尖銳也是最有力量量的鬥爭的武器。到了現在，

距魯迅先生的逝世，已經有三年了，不是還有人牢記着，這鋒銳的七首所給與痛楚，並且也在戒懼和詛咒着這七首的同樣的應用了麼。然而這是不會有結果的。因為魯迅的雜文所攻擊的對象不但仍然存在，並且借屍還魂，成為各種的形骸，而白晝出現了。這證明了魯迅式的雜文之必不會消滅。祇是很可悲，我們後輩的青年們的這短短的七首的應用，即使說還有着和魯迅先生一樣的勇敢和敏捷，但究竟沒有和魯迅先生一樣的準確而有力的了。

所以，魯迅生活的發展，正是一篇鬥爭的詩歌，一本光輝燦爛的生命的創作。其中雖經過了不同的幾個階段，而仍然有着一種十分堅定而明確的一貫和一致的精神。這便是無視於個人的命運，為中國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的自由和幸福而獻身的熱誠和決心。沒有這種的熱誠和決心，便沒有推動着個人生活不斷的前進和創造的不可遏止的力量。沒有這種熱誠和決心，則一切的發展和一切的「轉變」，也將失却了那崇高而純潔的最正確的方向和指針！

所以，我們紀念着魯迅先生，如同悲壯美麗的詩歌一樣，誦讀和默念着魯迅的戰鬥過來，和生活過來的生命。這給與我們一幅最鮮的，最莊嚴的生活的標本，我們必須從生活上去學習了魯迅先生在生活上的不斷的發展和無止境的創造和前進，但更要學習了魯迅先生對於國家民族，乃至於對人類大眾的最澈底的獻身的熱誠和決心。

二十八年，八月，昆明。

魯迅是萊談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巨子，是紳士階級的武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諸克的革命家的誦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懷抱。

——何燦；魯迅雜感選集序

魯迅與現階段的文藝運動

立明

直到現在，那些躲在象牙塔裏，閉着眼睛不敢正視現實的僕清高的學者們，還不斷以誣蔑的口吻，對魯迅報復其睚眦之怨！說是魯迅一生，唯一所有的，就只是一些「罵人」的雜文；不只此也，他們也對目前的抗戰文藝運動，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說是目前的抗戰文藝運動，會阻遏了偉大作品的產生。

魯迅是否除了一些「罵人」的雜文外，就絲毫沒有成就；對五四運動一直到現在的文藝運動，就一點貢獻和影響都沒有。魯迅死了，不能給這些誣蔑再作有力的答復，然而魯迅的遺作——特別是魯迅全集的出版，全中國用魯迅的乳血喂養長大的青年，正在展開的抗戰文藝運動，是能給這些胡說以更有力的答復的。

從魯迅遺作中，去看他畢生精力集中的工作，大體上可分三類：一是創作，二是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三是翻譯和介紹。在那些誣蔑者所說的「罵人」雜文外，魯迅也還有：「吶喊」，「彷徨」，「朝花夕拾」等，被稱爲五四時代紀念碑的巨著；還有會稽郡故書雜集，謝承後漢書，古小說鈎沉，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略，香齋集，漢文學史綱要，嶺表錄異，漢畫石刻，這許多承先啓後的治學偉業。在翻譯和介紹方面，他更是外國文學藝術理論創作最先的翻譯和介紹人。在中國的文藝界，他最先就翻譯和介紹進來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愛羅先珂的童話集，桃色的雲，阿志巴綏夫的工人緩愚略夫，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批評，潘力汗諾夫的藝術論和蘇聯的文藝政策，以及雅各武萊夫的十月，法捷耶夫的毀滅等，替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奠下了堅固的基礎。而蘇聯紀念碑的作品士敏土，鐵流，靜靜的頓河等，給中國翻譯界開一新面目的譯文月刊，也都是他一手扶植出版的。到了死前，他還爲死魂 第二部的翻譯耗去了他最後一刻的寫作精力。

舉凡這些，絕不是魯迅的誣蔑者所能望其項背，只足以證明那些誣蔑者，在魯迅的輝煌著述之前，是顯得如何的渺小，顛抖！而無地自容。所謂魯迅「罵人」的雜文，也更充分地證明魯迅一生治學處世精神的謹嚴，充滿了革命的戰鬥性與進步性。以致才爲那些阻礙進化的傢伙們所嫉視；因爲他戳穿了他們遮掩在人肉醬缸上的金盞，和塗飾在鬼臉上的雪花膏。

魯迅的偉大，不單在他給中國的文藝界留下這許多輝煌不滅的著述，給中國文藝界開拓了一條光明廣闊的大路，培養了無數的青年後備軍。同時還在於他給當前的文藝運動，提供了許多寶貴而正確的指示，成爲正在展開

下的抗戰文藝運動一種正確的前進兩針。

選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魯迅逝世前兩月——全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尙未展開；爲了「國文藝」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爭執，魯迅在答復徐懋庸的信裏，就已這樣明確地指示出當前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寫蒼蝴蝶都無妨」。

在另一篇「論現階段我們的文學運動」裏，他更具體地指出：

「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對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鬪爭的意義的一切文學。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有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無須在作品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爭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爲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插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鬪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全國性文藝抗敵協會的成立，抗戰文藝運動的廣泛展開。無疑地，即是接受魯迅這一寶貴的指示。而將其具體深入地從實踐方面所收穫到的成果。如若我們今日的文藝運動，放鬆了當前的任務，忽視了抗戰救亡，目前中

國最大的，也是人人所共的民族生存問題；或是在這問題的提出中，降低了文藝作家在抗日問題下團結與聯合的努力，不把當前的文藝戰線，堅強的建立起來。這不單違反了整個中國人民當前的迫切要求，也違反了魯迅死前對中國文藝界殷切的希望。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魯迅當時就解釋過：因爲我們不是一個作家，而且也是一個中國人。魯迅不惟在理論上的主張如此，他還能以實踐精神來證實他的理論，他自己聲明過：「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之下」。這不只是他的自信，也是每一個文藝青年所應學習的實踐精神。

當然，魯迅在文藝上的主張：希望文藝作家不要放鬆了目前中國最大的，也是人人所共的民族生存的問題；希望文藝作家堅持「韌」性的戰鬥，「要有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怒，敢打的勇氣，在這可咀咒的地方，擊退了可咀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希望文藝作家在抗日問題上緊密的團結起來。但在另一方面，魯迅也有憎恨的，他憎恨「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官廳堂皇的話，暗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他憎恨「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以至爲漢奸，不顧革命的大衆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的」，他憎恨「拒絕友軍之生力，暗謀殺抗日力量」的那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以上俱見且介亭雜文未集：答復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他一方面主張全國人民！！全國文藝作家在抗日問題上，應該團結統一起來，克復一切「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對那一切實質，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的生存而流血奮鬥的，他「引爲同志，也自以爲光榮」，但他絕不寬容，對一切「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他表示深惡痛絕，「一個都不寬恕」！他主張先要肅清自己的營陣，然後才能成爲精銳的隊伍。對於這，「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緻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這總流裏去」。（且介亭雜文附集：論現在主義的文學運動）魯迅一生一貫的創作精神，第一，是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第二，是韌的戰鬥。第三，是反自由主義，第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魯迅死了，這精神整個地遺留下給我們，我們須遵照魯迅的指示，堅強文藝界內部的團結，「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緻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這總流裏去」，推動當前的抗戰文藝運動，擴大深入地展開，使其成爲當前中國人民抗日反漢奸鬥爭中的一股巨大的洪流。「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引玉集後記）魯迅在當時，就已如此的樂觀自信。魯迅精神不死，魯迅的認真者，那些蚊子和蒼蠅，是力量日趨沒落而已。我們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更要向着魯迅所指示的目標努力前進！加緊文藝界的團結，集中力量從事抗戰文藝工作。

你守望到天曉 屈嚴

——爲魯迅逝世三週年紀念寫——

你，守望直到天曉，
黑夜中，
你靜聽鼠子的嘶叫；
你厭惡同胞夢中的鼾聲，
你咀咒同胞們的囁語，
你，悲憤地發出一聲尖銳的怒
吼——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

你，守望到天曉，
某個階段你曾鎗斃了「阿Q」；
某個時期你看着「差不多」先
生方玄綽的沒落。

你說：

奴才，教育得了，我們盡
量教育；
教育不了，我們一脚踢他
滾蛋。

※

你，守望直到天曉，
你看着星星的疏落，
你看着月兒轉移到天梢；
你聽着祖國江河的怒吼，

你聽着同胞們百分中的一兩個
國士的呼嘯。

※

你，守望直到天曉，
從黑夜中，
你直守到天光發曉。
你看見廣大的火炬，
追逐着侵略的鼠子「燃燒」；
你看見廣泛的同胞，
已握着鎗站在時代底前哨。

※

從黑夜中，
你已看到天光發曉，
疲倦咀嚼了你戰鬥的身軀，
你安安地臥倒。

偉大的責任，
落到我們雙肩；
我們接受你底遺產——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我們今後，
只願在自由的和風中，
快樂地生活，
微笑地睡倒。

魯迅先生的創造精神

邊生

魯迅先生常把自己比做一條老牛，他說他吃進去的是草，吐出來的是奶，是血。這個語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上再沒有一個人能比魯迅先生更清楚地知道他自已了。

博大艱嚴的修養，嚴肅強韌的努力，再加上瑰麗奇偉的天才，這幾個條件保證他的成功。他並不缺乏那種獨往獨來，目無千古的氣魄。

他永遠不滿足於現狀，永遠是不懈地努力着，他慣於做拓荒工作，在別人對於某一問題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已經能夠把握着問題的核心，和他的主要發展傾向了。這位坐鎮在司令塔上的老將，剛一提出某一問題的時候，未嘗不驚世駭俗，等到時機成熟，真象大白的時候，人們才開始佩服他的遠見。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錯誤是會和他在一起的。這便是他的創造精神的具體表現，人們在暈眩於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有他自己才正確地知道他花了多少代價，流了多少血汗。

他的從事於文學也有一個偉大動機。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給俄國偵探的中國人，正在斬首示衆。被殺的人是莫明其妙地被殺着，觀刑的人也在盲目地，麻木地賞玩着殺人的勝景。他本是學醫的，從那時起，才開始下了決心。用文學做爲喚醒民衆的工具。三十年的辛勤力作，終於給中國文學打下了一個堅定的基礎。『文學家是改造靈魂的工程師』，在目前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在當時則不能不說是一種創見。

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也是一個拓荒工作了就連反對他最力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用力的精勤，見解的正確。

民國十九年左右，全國文學界正鬧得烏烟瘴氣的時候，他主編奔流雜誌，以介紹外國的理論和創作爲中心工作，靠了這，才提高了中國文學的水平，澄清了中國文壇的迷霧。後來，在他所支持與指導下的譯文也盡了相當的任務。

『雜文』在各個文學部門中，一向是個不值得重視的附庸，經過他的千錘百鍊，才鍛鍊成了『威力極大』的武器。

在他的創作中，對於語彙問題的處理，也留下了輝煌的範例。前期的小說，不用說是『前無古人』的了。因為在那時根本就無所依傍。後期的『雜文』更在百尺竿頭進了一步。他告訴我們如何從口語的洪流中去攝一部豐富的語彙。用口語不表示的時候，便常用舊的成語。『文學中國化』口號在目前剛剛提出，文學遺產之批判地接受，不用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無疑地，魯迅先生所開拓的路線，將成為我們重要的借鏡。

木刻在各個藝術部門中是比較年青的一個。是他——魯迅先生第一個把他從遼遠的異邦禮聘到中國來的。雖然她還過於年輕，而靠了各個作者的努力，已經在中國的泥土上打定了比較堅定的基礎則是毫無疑問。

文學『大眾化』和『通俗化』的口號，早就提出。主要的路線和方案是他和史鐵兒先生所釐定了的。（參看門外之談和亂彈）。隨着通俗化口號而來的便是注音字的推行和舊形式的運用。雖這方面的現有成績也還很差，但是她具有光明遠大的前途也是毫無疑問。

空前的民族危機來到頭上，爲了決定中國文學動向發動了一次論戰。到了目前才曉得他所揭櫫的國防文學的口號是正確的。主張所謂什麼什麼大眾文學的。是害了幼稚病。

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不曾聽得『橋』的砲聲，更沒有機會來指揮目前抗戰文藝的戰線，這個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目前有許多文化上的或文藝上的問題，還不得解決。這使懷着善意的人費許多力吵許多嘴，吃盡了暗中摸索的苦頭，假使他能多活兩年，該節省不少的精力。目前懷惡意的人又在羣魔亂舞，各弄玄虛。假使有老頭子在，他們敢！

偉大的死者是已經死去了，我們不能用憂傷的眼淚去紀念他。因為這樣徒然玷辱了他。我們要不聽地，努力地工作着。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要學習魯迅先生的創造精神。

魯迅語錄

我們目下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

——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吶喊彷徨與五四運動

呂羽

追悼魯迅先生的輓歌上有着以下的兩句：『你的筆尖是槍尖，刺破了舊中國的臉！』我想，這最足以說明魯迅先生的所以偉大，所以值得人們敬仰的理由。

在他的第一個集子吶喊的序言裏，有着這樣的話：

『……………我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藥方，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的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這樣，魯迅先生就抱着救人救世的想頭，進了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了。但在一次放映電影畫片時，他的幻夢即被擊碎了。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接着他又說：『……………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恐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我們可以說，魯迅先生從自己的青年時代到逝世止，他的血液里總是充滿了反抗和叛逆的素質，來揭破舊思想的毒毒。他以尖刻諷刺的筆調，真實地，形象地，具體地控告吃人的禮教，控告惡人的傳統，控告虛偽的道德。而這些，正是當時實際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所極力維護着，保存着（現在亦然）用以作爲人肉醬缸上的金蓋，鬼臉上的雪花膏來使用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魯迅先生不僅是向着封建勢力進攻，而且間接的連他們的主子也包括在內。

魯迅先生向着舊道德進攻的形態，我們可以由吶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記』中找出：

『……………我翻開歷史一查，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的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將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在孔乙己裏，他描畫出了『子曰詩云』者的羣象。下面的一段話是很深刻的：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東西了！』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惡空污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看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弔着打。』孔乙己便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着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

以上所描畫的雖然只是已成爲破落戶的孔乙己，而有着良田千頃，大腹便便在提倡讀經復古的先生們却不在此列，但如果他們一朝將祖上的財產化爲烏有，怕也會和孔乙己似的一手蓋住了茴香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來一通罷。

魯迅先生的話是對的：『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阿Q正傳，不但在寫作技巧上達到了最高峯，卽在意識方面，也作了進一步的努力，他不是向某一階層，而是集合了整個中國人所共有的弱點，於阿Q一身，那就是所謂『精神勝利』。如：

……………獨有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在形勢上打敗了，間或瞪着眼睛道：『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走了。

現在不也有一班只見喊不見做的先生們在說：我們地大物博，有着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你，小日本敢……………這和阿Q又有什麼兩樣呢？實在的，『精神勝利』如謀其發展下去，是足以亡國滅種的，魯迅先生以其天才的筆觸和銳敏的思想，向全國的同胞播動了震天的警鐘！

此外還有好幾篇，如髮的故事，在曝露着當時爲了幾根頭髮而大忙亂的笑話！藥，明天，……………也是以進攻荒唐的人或事爲主題的。

吶喊的各篇，有些是完成於五四運動之前，有些却在這運動的直後，但不管它完成的年限爲何，其指引青年

，曝露黑暗，向着社會進攻的姿態始終是如一的。先生說：

「……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的悲哀罷，所以有時仍不免吶喊齟齬，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戰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歷年的事實給予了這肯定的答覆：先生的吶喊是勇猛的！先生在吶喊裏所曝露的黑暗面，也就是五四運動者所進攻的目標。」

魯迅先生的彷徨，完成於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的失敗，在他的彷徨裏留下了許多慘痛的故事，先生所痛惡的禮教，虛偽和自私觀念，以及腐敗的教育，並沒有因了五四運動而泯滅，而且那班感到死之可怕，生之苦悶的青年，依舊在彷徨的歧途上彷徨。

在祝福裏，我們看看嫁過兩次的祥林嫂是怎樣地被狼一般的眼睛，惡毒的玩笑葬送在舊禮教所挖就的陷坑裏死去。

「我想，你不如及早抵當。你到土地廟去捐一條門檻，當作你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快過一年，她才從四爺手裏支取了歷年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鷹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時候，她便回來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爺說，自己已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這樣，祥林嫂滿以為人們會恢復從前對她的態度，但當冬至祭祖時節，她坦然的去拿酒杯筷子時，四爺却慌忙大聲說了：

「你放着罷，祥林嫂。」

人們把她當作一個不吉利的東西看待，她在有意或無意的嘲弄中變成了一段木頭，以至於失業，討飯，死去！

在長明燈中，他借佛殿中的木偶爲模特兒，刻畫出那些白晝現形的鬼怪，文中主人公要吹熄長明燈，使這些醜惡的鬼臉不會出現在他的眼前，雖則他也知道在看不見的黑暗中鬼怪還是存在的。然而人們却將他當作瘋子。

最後他說出了要燒的話，那些人却憤不客氣的將他關了起來。是的，就作算是腐爛的垃圾也還有着蒼蠅去愛好，你要掃除垃圾却叫蒼蠅怎麼生存呢？

由孩子們的眼中所看出來的情景是分外真切的。

「我放火！」

孩子們都吃驚，立時記起他來，一齊注視西廂房，又看見一隻手扳着木柵，一隻手撕着木皮，其間有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

在我們的眼前，是出現了期求着光明與自由的囚徒的眼睛，在另一羣人却要大聲笑着說：

「看，瘋子的眼睛！」

負責教育者之無能及腐敗，在高老夫子一篇中也是形容得淋漓盡致的。那位慕高爾基之名而取名高爾礎的先生，上一次歷史課就花了幾個鐘頭的預備功夫，走上講堂教到四十分鐘就無話可說了。這種人是從來不知道查備自己的，總覺得學堂不如停閉的好，尤其是女學堂，——有什麼意思呢？喜歡虛榮罷了！至於自己，散課之後却馬上打麻雀去了。

那位花白鬍子的教務長萬瑤圃先生，別號「玉皇香案吏」的，在魯迅先生的筆下，是很出色的。

「我們的盛德亂壇天天請仙，兄弟也常常去唱和，礎翁也可以光降光降罷。那亂仙，就是蕊珠仙子，從她的語氣上看來，似乎是一位謫降紅塵的花神。她最愛和名人唱和，也很贊成新黨，像礎翁這樣的學者，她一定大加青眼的。哈哈！」

以這樣的人辦教育，而且做教務長，我們真要喊：「救救孩子！」

魯迅先生在新青年六卷五號及一號上寫道：

「殺了「現在」，也便是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又說：「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我們的孩子！」」但魯迅先生所提出的口號，五四運動是並沒有解決的。

此外，在孤獨者及傷逝兩篇中，我們看到了兩個熱情的青年，彷彿着無路可走，前者是死去了，後者却老困在不生不死的麻痺狀態中而不能自拔！這怕是當五四革命失敗後一般知識青年中很易找到的現象罷。先生的筆調是那樣的陰沉感人，可以使一個讀者掉淚的。然而戰鬥是最偉大的冶金鑪，今日的青年已有很多人揚棄了五四失

敗後的頹廢精神，而直接成爲戰士了。

兄弟這一篇，描畫着在一個社會制度下所必然發生的虛偽，自私觀念，在被人稱作難得的兩兄弟張沛君與張靖甫之間藉着夢境展開了現實，因爲只有在夢中才能撕去一個人的虛偽外衣。

——他（沛君）命令康兒和兩個弟妹進學校去了；却還有兩個孩子哭嚷着要跟去。……他看見自己的手，比平常的大了三四倍，鐵錘似的，向荷生的臉上一擊批去。……

當弟弟不過是生了病而還未死去，哥哥在夢境中這樣的來打發弟弟的兒子了，假面具後面是隱伏着一副猙獰的醜相啊！而這些惡跡，直到現在還是普遍地存在着的。

離婚一文，把官紳們的威勢，顯現了出來，那個面團團的七大人一出現，幾年不決的離婚事件，在一箇鼻烟下就解決了。五四運動並沒有動搖在鄉間與城市都有決定作用的封建勢力的代表，——地方的官紳們。

有人說，魯迅先生從五四運動失敗以後，曾經彷徨過一個時期，但我並不想這麼說：固然，先生並不是上帝所創造的英雄，革命失敗以後，看到黑暗勢力仍然存在，憤懣和淒涼的感覺是免不了的，但，這不能認爲走上了彷徨的歧途。先生曾經說過：『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爲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究尋不出位置的。』難道有着超羣的天才，銳敏的思想，看清了彷徨的人種在世界上尋不出位置來的魯迅先生，反而讓自己在彷徨中死滅麼？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承認在一個民族要跨上進一步的時代，就必然先出現了釀策這個時代前進的文化的話，那麼五四的到來及目前所發生的抗戰，我們可以說魯迅先生是盡了一個戰士應有的職責的。

要了解吶喊與彷徨在革命之前及其過程中，在文化領域裏所起的領導作用，就必須考察當時的時代背景。

中國自甲午一戰後，整個門戶是被帝國主義者洞開了，大砲之後必然的跟來了政治，文化，經濟侵略。

帝國主義的侵入，固然給了人民以無比的苦難，但也刺戟了一般人民！——首先是一般智識份子，他們感覺到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枷鎖必須加以粉碎，而代之以民主，這期間，就出現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經過無數次艱苦的奮鬥，二十餘年的專制主義是被粉碎了，但共和政體並沒有真正實現，而變成了不倫不類的東西。

魯迅先生就是生長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裏，他親睛看到腐敗清庭的滅亡，也看到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共和的

流產。他痛切的感到，要使中國走出苦難的時代，就必須剷掉這個封建贅瘤，這期間出現了他的吶喊，領導着一班智識青年，向舊社會進攻：

偉大的作家，往往也就是偉大的革命領導者，吶喊曝露了當時的黑暗與醜惡，而一般智識青年將這變成了行動，向着黑暗勢力挑戰了！

於是爆發了五四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的爆發，是起源於巴黎和會，而這正是因了我們的世仇日本軍閥而引起的。

民國八年，中國以戰勝國之一參加巴黎和會，滿以為可以收回一點權利，但和會仍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一律讓與日本，巴黎和會失敗消息傳到國內以後，全國譁然，尤其是智識份子，發動了廣大的學生示威遊行，燃起了反侵略反賣國官僚的火線！

固然，五四運動有其必然的歷史背景，它是在外力侵略，軍閥與舊式官僚的雙重壓迫下而爆發的。更主要的還是當時的中國，因了外洋的侵入而刺激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在新舊經濟的交替中，必然要發生劃時代的文化革命運動。但並不能因此就否定了人的努力，否定了他加速運動的爆發和積極性。看，魯迅先生把尚在睡眠狀態中的青年叫醒了，而且指揮他們走上戰場。

五四運動的失敗，一方面是因了中國新興資本主義本身過於脆弱，另一方面也因為沒有一個或兩個以上健全政黨的，能起着參謀部或指揮部的作用，而當時的封建勢力，是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培植的，因為帝國主義者最害怕民主的實現，他必須搗出麻痺的封建主作傀儡，以便於統治半殖民地的中國，而免自身在中國領土上的死亡，因為民主的國家是與外來侵略勢不兩立的。

五四失敗以後，魯迅先生時時掙扎着自己的槍桿，在彷徨裏，他一面為彷徨的青年畫出了可憐的陰影，賦與無限的同情，另一方面却也對着他們及其他的人們大聲喊出：

『醜惡與黑暗依舊存在，我們再需要一次鬥爭，一次大掃掃！』

五四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並不是毫無成就的，中國的民族精神，就是由這一運動中醒過來的，我們可以說，沒有五四，就沒有目前的抗戰！所以，面對着目前的抗戰，更使我們憶起了策動五四運動的一個指導者——魯迅先生。

記得有一次在一個盛大的演講會中，一位名士奮奮地說：『你們只叫學習魯迅的戰鬥精神，魯迅不過是在房裏寫文章的人，又沒有上過戰場，學習他的什麼？』對於這位先生的話我很抱歉，因為我仍舊要喊出：『學習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這理由很簡單，就因為魯迅先生『永遠成了叛逆，永遠成了戰士！』

魯迅與繙譯文學運動

穆木天

在世界文學的繙譯工作上，魯迅的功績，是不可沒滅的。魯迅並不只是繙譯了好些世界文學名作，而且，他在中國把繙譯文學造成爲一種運動。

魯迅精心而且仔細地繙譯了好些名作，他那種工作，是偉大的，可是，他把繙譯文學的工作，發展成爲一個有力的運動，更是他的偉大的地方。

魯迅給繙譯文學，打好了一個工作的地基；他從戰鬥中把那個地基給打了出來。他給中國的革命文學，建立了那一個可寶貴的舞台；使世界的滋養豐富的食物，源源而到，運到中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前邊，去營養他們。他是在艱苦中，完成了這一個工作上的開山的任務的。

對於魯迅的繙譯工作，第一，令我想到的是他的「域外小說集」里的繙譯。那雖然是「五四」以前的勞作，可是，那是開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偉大的路碑。

對於魯迅的繙譯工作，第二，令我想到的是他的「工人綏惠略夫」的繙譯。魯迅對於繙譯工作，抱着一種極偉大的企圖。他想要使中國語言，經過繙譯文學，能夠在語法上，在表現力上，能向着近代化，科學化的目標上邁進。如果說我們的作家的任務，是在于美化語言，那麼，魯迅的功績，是永遠不朽的。因爲語言的美化，必須是依據于語言的科學化上。「工人綏惠略夫」，對於「五四」的文藝青年，是有很大的啓蒙作用的。

對於魯迅的繙譯工作，第三，令我想到的是他的在「譯文」時代的勞作。對於繙譯的輕蔑，是支配着「九一八」前後的那好幾年間的。不止是唯利是圖的一些書商，對於繙譯文學，表示輕蔑，而就是有些不肯學習的文藝青年，也是對於繙譯文學，無有敬意。在那一種對於繙譯文學的四面夾攻中，魯迅對於我們的革命文學工作者的切要，把繙譯文學的重要性強調起來，在這一個工作上，戰鬥起來。「譯文」被產生，繙譯工作，一天一天地，獲得了多數的重視。一般的文藝青年，感到接受文藝遺產的重要。在這種情形之下，繙譯文學工作，一天一天地，形成爲一種運動。而對於革命文藝青年，樹立起了一個正確的修養的指標。這就是在民族革命戰爭前夜的魯迅的一個偉大的功勞。

魯迅，在繙譯文學的工作上，功績是偉大的，尤其是他把繙譯文學工作造成爲一種有力的運動。

魯迅的雜文

楊亞甯

對於魯迅先生的雜文遺產，來作一個令人滿意的研究報告，自然不是淺薄如我者所能勝任愉快的，這裏，我祇以愛好雜文的資格，略述幾點管見而已。

藝術的結晶

就藝術價值說：我覺得魯迅先生的雜文，篇篇都是氣魄雄偉，音韻鏗鏘的散文詩。

首先是：他的修辭的精鍊，適勁，使讀者的心情，隨着詞句的激盪而奔騰，隨着詞句的緊湊而震動。具體地說：魯迅先生的雜文，在其造句上，具有着如下的四種優美性！——

(甲)自然的對偶：例如：(一)「……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忽然想到之六)；(二)「……甲來乙走，丙來甲走，甲要短，丙要長，長者成性」(風馬牛)；(五)「……外洋發病，背脊生瘡，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天上地下)；(六)「做夢，是自由的，說夢，就不自由。做夢，是做真夢的，說夢，就難免說謊。」(聽說夢)；(七)「亂點古書，重抄笑話，吹拍名士，拉扯趣聞……」(從幫忙到扯淡)；(八)「……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筒，變成空虛……」(蘇聯版畫展覽會)；(九)「……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然而，魯迅先生的這些對偶却完全是「水到渠成」式的自然形成，絕不如古代駢文作家樣的矯揉造作，胡亂堆砌，令人不知所云的。

(乙)緊湊的疊句：例如：(一)「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命……」(小雜感)；(二)「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

，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舒服……于是乎可惡。身子長也可惡，年紀大也可惡，鬚髮白也可惡，不愛歡迎也可惡，逃避訪問也可惡，連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惡。……」（誰的矛盾）；（三）「……是岳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砍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約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真假堂吉訶德）。……固然，在「幽默大師」林語堂的「幽默小品」里面，我們也隨時碰到類似的疊句，所不同的是：魯迅先生的疊句，乃是彷彿「義勇軍進行曲」里面的那三個「起來」和「前進」一樣地愈疊愈有勁；而林大師的疊句却愈疊愈使人不懂（特別是他紀念魯迅先生的那篇文章）。

（丙）警鬧的比喻：例如：（一）「……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擗，他離下開，焦躁着，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論「第三種人」）；（二）「……我已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的魚鱗，有些還留在身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將水一攪，有鱗片還會翻騰，閃爍，然而中間混着血絲，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汗了賞鑒家的眼目。」（憶章素園君）；

（丁）活的描繪：例如：（一）「紀念劉和珍君」；（二）「曲的解放」；（三）「大觀園的人才」；（四）「新藥」；（五）「爲了忘却的紀念」；（六）「丑藝術」……等篇，活活現地刻劃出多少戰士和妖魔鬼魔的面目；特別是在：（七）「略論中國人的臉」；（八）「張資平氏的『小說學』」；（九）「中國人的生命圈」等篇里面，作者更出心裁的創用數學符號，成爲中國新文學里面的一種新形式。

說到結構方面，魯迅先生也給我們遺留下許多寶貴的，新穎的形式，比如：「夏三虫」；「評心雕龍」；「小雜感」；「崇實」；「航空救國三願」；「王道詩話」；「曲的解放」；「半夏小集」……等等，便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藝術結晶品；而「熱風」所包括的文字和「立此存照」等數篇，則更是匕首投槍式的殺敵利器。總之：結構整潔，體裁特別；形式美麗而又多樣——這便是魯迅先生的雜文的超人之處。

然而，我們必須牢記的是：魯迅先生不是「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所以，我們僅從藝術的立場來評價魯迅先生的雜文是不對的！我們應該以戰鬥的觀點來接受魯迅先生的遺產，那才算理解到魯迅先生的雜文的偉大意義！

戰鬥的匕首 投槍

魯迅先生是抱定藝術「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的思想來創作小說；也同樣地抱定這種思想來寫作雜文；因之，他的每一篇雜文都是以英勇的戰鬥姿態出現的。

瞿秋白先生曾經批評魯迅先生的雜文有四大特色，即是：第一，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第二，「韌」的戰鬥；第三，反自由主義；第四，反虛偽的精神。

真的！從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五月發表「狂人日記」起，到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一月十七日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三事」止，在這十九年間，魯迅先生始終站在中國革命運動的最前哨，揮舞着他的鋒利的武器，從事反帝（特別是反法西斯）反封建的戰鬥工作，一刻不懈地實踐着他所宣言的「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的艱苦任務；「我以我血薦軒轅」；他說到，他忠實地做到了！

看吧！在這十九年來，對於封建軍閥，對於賣國官僚，對於法西強盜，對於無恥漢奸，對於國粹腐儒，對於正人君子，對於洋場惡少，對於第三種人，對於黃色新聞記者，對於桃色小說商販，對於翻印古董的幽默名士，對於賣弄洋學的流氓才子；魯迅先生始終不放鬆，始終不畏懼地跟他們戰鬥着；毫不留情，毫不妥協地戰鬥着！雜文這形式，便是魯迅先生攻擊敵人的匕首，投槍，手榴彈；它無往而不命中，而且是所向無敵地使許多惡魔現出猙獰可怕的原形。這光輝在戰鬥的效果上說；魯迅先生的雜文的價值，是跟許多革命巨人的戰鬥理論光芒萬丈地有着相等的光輝，永久照耀于中國革命隊伍的大道之前的！

什麼「鴉零狗碎」；什麼「遏止了偉大作品產生的機會」？那不過是一鳥鳴狗盜「之徒的猖狂狂吠而已，對於魯迅先生的雜文，簡直是「蠟燭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開闢新大路

魯迅先生的雜文價值既如上述，則我們學習他的創作方法和戰鬥技術自然是最必須最重要的了。然而，學習他的創作方法和戰鬥技術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的！

我們要知道：魯迅先生之所以能夠遺留下那麼豐富而又寶貴的雜文遺產，主要的是由於他博學多覽——上百

經史子集，下至報紙雜誌，他不但看到讀到，而且他能夠記得背得，故他的筆鋒所觸，簡直無微不至，無孔不入，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能寫人之所不能寫。其次是由于他交游廣泛，經驗豐富，所以他的觀察見解特別的透澈，特別的銳敏；他的所有對人對事的批評斷語十分警闢，發人深省。

我們所要學習，所能學習的乃是：魯迅先生貫徹始終的反帝（特別是反法西斯）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的「韜的戰鬥」精神；我們要學習魯迅先生的一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的精神，來站在抗戰建國的文化崗位上，「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工作着，繼續不斷地奮鬥着！

就雜文的造句和結構說：我們也只能學習魯迅先生的創作方法，萬不能「依樣畫葫蘆」地盲目模仿他，而貽第三種人以「魯迅文譜」之譏！

魯迅先生還在十五年前就說過：「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閹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後來又說：「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里討生活，却將活人的脣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這些格言，是值得我們愛好雜文的青年們深深領悟的！

「什麼是路？」魯迅先生說：「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荆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後也該永遠有路」（生命的路。）

我們應該在魯迅先生開闢出來的雜文大路上，努力開闢出「將活人的脣舌作為源泉」的新的雜文大路！

十月七日脫稿

養肥了獅虎鷹隼，他們在天空，岩角，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羣獺皮狗，只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

——魯迅語錄

魯迅的詩歌理論

徐嘉瑞

吹着預言的喇叭
——
向不醒的世界——

在民族解放鬥爭的今天，詩歌工作者，需要一部健全正確的詩歌理論，來做黑夜的燈塔來做沙漠中的雲柱。

這一部詩歌理論，我們偉大的導師魯迅先生在三十年前，（一九〇七）已經寫下來了，即是收在「墳」裏的「摩羅詩力說」。

這決不像是三十年前的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沒有辛亥革命，沒有五四運動，沒有文學革命，一切都還在蒙昧的時代；談不到什麼文藝理論，更談不到什麼健全的文藝理論。

這一篇論文，篇幅很長，雖然不是什麼專著，但也可以當做一部「詩歌論」看，那新新的內容使我們想到恐怕是七七事變前後寫下來的「抗戰的詩歌論」。

然而七七事變以後，還有那主張詩歌不是宣傳的「藝術至上論」，還有人懷疑詩歌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是無用的東西，甚至於還有風花雪月的詩歌，這不能不佩服道「爲預言者的詩人」的偉大！三十年後他在「題未定章」裏面，（見夜記）敘述他三十年前寫「摩羅詩力

說」的經過，說：「那時瀟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爾，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那時他已經預感到國家的危殆，並且感覺到「詩歌」也是救亡工具之一，所以才作這一篇詩歌理論，

全篇共分九節，因為在當時不用古老的文字寫了出來，沒有人看得起，所以是用最典雅的文字寫成，用古文的眼光看來，是一篇典麗喬皇，追蹤雨漢，呼吸六朝的文字，似乎比擁護古文的先生們的文字，要高明得多；

因此一般「古文」修養不夠的青年就有點困難理解，使他的光芒掩蓋在艱深的文字下面，

茲特簡單的把這一篇文字的內容敘述于下：

（以下）是摩羅詩力說的梗概）一個民族的文化，在最初的一頁，是黃金的世紀，在最末的一篇，那就好像秋冬的落葉，可是一個民族，都有「心聲」，（詩歌）這「心聲」是和民族永遠存在的如果連詩歌也沒有民族，那麼這民族也就快滅亡了，印度是這樣，希伯來是這樣，伊爾埃及都是這樣，詩歌是民族的聲音，詩歌是

統一民族的原素。統一意大利的是但丁的詩。

尼采不輕視野蠻人，他說野蠻人有一種新的力量，有一種新的希望，文化太古的國家，誇耀祖宗的光榮，不求上進，反而暮氣沉沉。俄國雖然是一個後起的國，可是他的潛在的聲音很大，他是小孩，而不是啞吧，是伏流，而不是古井，自郭戈里以後，俄國的詩人都是用雄壯偉大的聲音，喚醒國人，至於東方的古國，如印度波斯，所以衰亡，就是因為沒有雄大的聲音，所謂古文明國，不過是一句很悲涼的話罷了，是一句嘲諷的話罷了，好像一個貴族，衰落下來，自己不想振作，只說祖父在時，如何威武；如何榮耀，這不是消極嗎？

一個民族的發展，要回想自己的歷史，所謂回想，是要一面回頭看：祖宗創業的艱難一面前進，走向光明的前途，那才會「新者日新，古者不死」。

我以為要發揚民族的精神，要「知己」也要「知人」，把別國家拿來和自己比較，才會發出自覺的聲音，這聲音是異常偉大的。

外國的詩歌當中，感動力最大的，要數摩羅詩派，摩羅是印度語的天魔。歐洲叫做撒但，是人們罵「拜倫」的話，現在凡有反抗精神的詩歌，都叫摩羅詩派，從拜倫到摩迦（匈牙利詩人）都屬此類。

人間永遠沒有平和，所謂平和，不過是戰爭和戰爭中間的一個間隔，表面「靜」，但戰爭已經在繼續中，所

以人生即是戰鬪，可是中國的思想家，却理想唐虞盛世，不識不知，無災無害，不像現在的苦痛，假使「置身當世」，恐怕更活不下去了。這都是一種「又佳又苦」不上進的思想，這復古思想以老子為代表，老子書五千言，要在和外界不衝突，其實人生即是戰鬥，要想與人無爭，回復到上古時代，好像要把射出去的箭回復到弦上來，這是辦不到的。

中國的理想，在「不侵犯」，有「互相侵犯」的，皇帝最不高興，是因為保他的基業，所以天才一出，必竭全力把他弄死，詩人即是「侵犯人心」的，因為他把人人心中的「感」，彈奏出來：使人心起了共鳴。好像看見太陽一樣，要打破了平和，打破「和」，即是使人生更進一步，但是從皇帝到奴隸都只願維持現狀，所以盡力來妨害他。

至於中國的詩歌，或是頌祝主人，或是諂媚貴族的，不必說了，就是描寫大自然的，也受韻律的束縛，不能表現宇宙的眞美，此外便是那一些懷古傷春可有可無之作，偶然歌詠到愛情，都要受道學先生的反對，何況反抗常俗的東西？只有屈原臨死的時候，胸中湧起萬丈的波濤，與汨羅江水相通，看看自己的國家，沒有人支持，把胸中哀怨吐了出來，成為奇文，眼前只有一片汪洋，什麼顧忌都沒有了，他在咒罵社會，懷疑人生大膽的說出前人所不敢說的話，可是仍然是哀哭，是低泣，

從頭到尾，沒有半點反抗的聲音，所以感動後世的力量，並不甚大，他孤獨的死了，以後社會照樣的存在，所以雄壯偉大的聲音，沒有震動我們的耳鼓，是很久了，我們從有文字說起，所有中國的詩人詞人，能夠宣揚妙音，傳達一感，使我們的性情偉美，使我們的思想崇高的，究有幾個？上下求索，幾乎是沒有了！

假如一個國家，被人滅亡，人民做了奴隸，也沒有「沉痛盛大」的聲音，叫他們起來反抗；敵人一去，大家仍然偷偷活下去，敵人再來，又像牛馬樣的受人鞭打，所以「和平」的民族，遭戰爭的次數，比好戰的民族多，死亡也比敢死的民族大。

一千八百〇六年八月，拿破崙打破德軍，次年七月，德國求和，於是有詩人愛倫德著時代精神篇，宣揚獨立自由的聲音，後來威廉三世，下令召國民軍，宣言為自由正義祖國而戰，愛倫德又著「何為國民軍」，鼓舞青年，而台階開納，也投入義勇軍，願為祖國戰死，著豎琴長劍樂，開納的聲音，即是德國人的聲音，開納的血，即德國人的血，打破拿破崙的不是皇帝，不是槍砲，而是「國民」，「國民」都是詩，又是詩人的工具，那反抗英國社會，被英國壓迫離去故鄉的拜倫，援助希臘獨立，不幸在軍中病死，希臘獨立，政府替他舉行國民喪，停市，德台上發炮卅七發，因為他活了卅七歲，他的一生，是「所遇必抗」，「所向必動」，為獨立自由

人道而戰。他的生平像狂鷗，像颶風，不決勝他的敵人，決不停止，摩羅詩人中，還有雪萊，她最大的著作，是「釋放的普洛美迪亞斯」，寫普洛美迪亞斯偷火送到下界，反抗天神，為人類受苦，這一種反抗的精神，輸入俄國，產生了普希金，來芒託夫，他們兩個，受拜倫的影響很大，普希金把拜倫的摩羅思想傳給來芒託夫，丹麥的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是波蘭的摩羅詩人，密克威支的詩，有一篇寫華伊斯奇吹角，聲音最初很小，漸漸的宏大起來，從這一棵樹度到那棵樹，好像幾千幾萬號角合為一角，這正是密克威支的詩，他的詩是他的國民的聲音，波蘭的每一角落，都充滿他的歌聲，直到今日，影響波蘭人的力量還在，使我們想到他寫華伊斯奇吹角，吹完已久，人們還以為他正在吹呢。

匈牙利的詩人裴達飛，聽見奧大利革命的消息，他作了一篇詩，「起來馬札爾人」，末尾一段，是「我們永遠不做奴隸」，公開朗誦，大家都和起來，他說「我心中有一天神，這天神即是自由」，後來他投入國民軍，在舍俱恩跋戰死，他平時說：「為愛而歌唱為國而死」，終於是實現了！

上述的詩人，雖然國土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是不屈不撓，抱誠守真，不媚社會，不顧舊俗，發出雄大的聲音，使國民新生，使國家光大！

說到中國，在亞洲是文明先進，今日雖然貧弱，還

能和西歐對立，這是幸事，因為中國文化，自有特異的光彩，可惜不能振作，維新二十年，仍然沒有新聲，所以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精神界的戰士，可是精神界的戰士，在那兒呢？有發出真的聲音，使民族性格強健美善的嗎？國家危險極了，感哀歌的耶利米，也還沒有，俄國文學家凱羅連珂的「末光」，記一個老人，在西北利亞教青年讀書，書中說：「櫻花黃鳥」西北利亞，就根本沒有櫻花也沒有黃鳥，老人解釋說：「這鳥兒歇在櫻樹上，發出很好聽的聲音，」青年只好深深的去想。是的，青年在寂寞當中，雖然沒有聽見這美好的聲音，

也須要先覺者加以解釋，但是先覺者的聲音，又仍然聽不見，那也只有深沉的思索了……以上一段是「羅詩方說」的一點點梗概，不能介紹原文二十分之一，我以為在「詩歌理論」缺乏的今日，有譯為白話的必要，但雖然是「管中窺天」，也可看出卅年前的魯迅先生的思想，他是戰鬥的，積極的，進取的詩人，預言的詩人，精神界的戰士，雖然這一大堆頭銜，是他最不喜歡戴在頭上的。

他是中國的「摩羅」，他的聲音，是中國國民的聲音，像華伊斯奇的角度一樣，永久在人心中響着。

收漏了兩篇譯著

乃鼎

在「魯迅全集」里面，據我所知，收漏了一篇雜文。

譯文即「勃洛克論」原載于「十二個」（蘇聯勃洛克作的長詩）之前，在魯迅先生的「十二個」記「里面亦曾提及「勃洛克論」是他翻譯的話。

收漏了的雜文的題目是：「幾個重要問題」，內中涉及問題是：學生救亡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新文字等。北平未名書屋出版的「魯迅雜文集」曾刊載此文，在「魯迅研究」中，亦有人引用「幾個重要問題」等語之句。

其他 全集中遺漏的文章自然還有的，我們希望能出一本「魯迅全集補遺」以彌補這一個漏洞！

魯迅與木刻

心丁

新興木刻運動的歷史，僅是短短地十年的過程，已展開了偉大的光綫。不論在量的方面，質的方面，進展的速度，打破了任何藝術的紀錄。就量的方面來說：木刻的作家像雨後春筍，無論那一個愛好木刻的人，也無法去把全國作家的作品欣賞完全。你若是能作一個精密的統計，你可以發現，每天在同一個時間中有千餘把刀子在木板上活動。

就質的方面來說：你時常可以在鄉區的小鎮上發現偉大的作品。我在江西樟樹，宜春的街頭，也看到過很好的木刻宣傳畫。按期的在壁報上貼着，若是根據各地的雜誌，報紙，和出版品來說；中國的木刻誰都承認已跨進了第一流的界線。

中國的木刻在過去，有一二千年的歷史。唐、宋、元、明、也有體面的成績，但是一般人沒有發現牠內潛的力，終於消沉下去。內在的力的發現，不得不歸功于我們民族的導師——魯迅。同時我們的導師，給青年的藝術家開闢了新路。把象牙塔裏的藝人釋放到街頭來！

在我本人，每次讀到一本木刻的時候，總使我追憶我們民族的導師——魯迅。

我第一次同木刻（新興木刻）接觸，是在上海美專。當魯迅介紹的第一冊連環木刻——一個人的受難——在我們畫室裏發現的時候，我們都放下了畫筆去欣賞。就在那時，我們的同學發現木刻畫上的線，不是顯是我們面前的女人——模特兒——身上所能找出來的，牠有堅強的力，爽快的線。刀鋒走過的地方，像是留下了作家的靈魂。雖是這上面沒有肉感的色，沒有柔和的筆調祇是單純的線。

就在這本冊子發現後一二星期，放下了畫筆去拿刀子的過了半數，不久就產生了木刻研究會

這本木刻連環畫——一個人的受難——沒有一個字，一頁繼着一頁。僅僅三十頁的小冊子，卻和幸克萊十萬言的小說同樣使人迷戀。

在蘆溝橋事變前二年，我在青島的時候，有一位無名詩人李×，他的筆很健，每天能寫百餘行的詩。有一次他想寫一首回憶他幼年生活的詩。一星期，二星期的努力，總沒有完成，那天他在我那裏看到了這本木刻——一個人的受難——他在這本冊子上找到了他想的詩。他很奇怪，他想的「幼年的回憶」長詩。二頁木刻都包括了。一頁是「一個孩子積不起比他大二倍の木頭」一頁是「一個孩子，被一只大腳——有孩子一樣大的——踢出門去」。

現在木刻運動已廣大的展開了。我們的導師自然能看幾千把刀在同樣的木板上，努力的刻畫而含笑了。

魯迅與青年

秋帆

魯迅先生說過一句話：「我是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血。」誠然，他一生確是以熱血來喂養中國人，尤其喂養了中國的青年。他主張打落水狗，對於敵人，採取嚴厲的，戰鬪到底的態度。挑選出幾個典型的代表，精心剝出他們一羣人的「臉譜」，揭發他們的野心陰謀，與惡劣傾向。他「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有時即使受到敵意的答報，也是「退進野草裏，自己舐盡了傷口的血痕，決不煩別人傳藥。」也決沒有什麼怨懟，而消極的放鬆了敵人一步，寬恕了敵人一點。「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鬮門，「爲的是：「放我們到光明的地方去。」所以他不是爲了自己個人的恩怨，而是爲了後一代的青年，單槍匹馬，獨往獨來，與舊社會戰鬥了一生，戰鬪到三年前的今天，窒息了呼吸的最後一剎那！

「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運動，開始掀起的是文言白話之爭。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拿出真實的實色，回答了論爭的對手，以簡練通俗的白話文，倒壓文言文的既存的勢力。然而他創作的主题，却是向吃人的禮教，吃人的社會戰鬪。他在暗夜裏喊出了響徹雲霄的口號：「救救孩子！」他的眼光，多們深湛，多們遠大！他的希望，全部寄託在後輩的青年人身上。

在北平，他看見青年學生的請願。被打，被殺。「三一八」那天，段執政政府前，成爲「死地」，流淌了青年的血，魯迅先生，不顧一切，正言恐惡。紀念劉和珍女士的文中，他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猜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可是「山羊式」的幫忙文人，如陳源教授之流，却用「墨寫的謠語」，想來掩蓋住「血寫的事實」，叫「中國人該被打而不做聲。」魯迅先生，緊握着筆桿，當做「匕首」「投槍」使用，被壓迫通緝，身受不辭！他指示青年的對策是：「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

魯迅先生，在北平被迫轉到廈門，閩居一座高樓上，將近半年。但他不甘寂寞，不滿現實。聽說廣州「革命」了，跑到廣州去。那兒住不久，又看到屠伯們拿青年的血，去洗自己的手，而「逍遙復逍遙」。千奇百怪的花樣，也層出不窮。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的事實。」以致「被血

嚇得目瞪口呆，「不得不離開廣州而到上海。『天下老鴉一般黑』，上海也並不是理想的天地。屠伯們的刀，並沒有放刁，中國很好的青年，遭受追殺而成『新鬼』，血債越拖越長了。在『爲了忘却的紀念』裏，他寫下沉痛悲憤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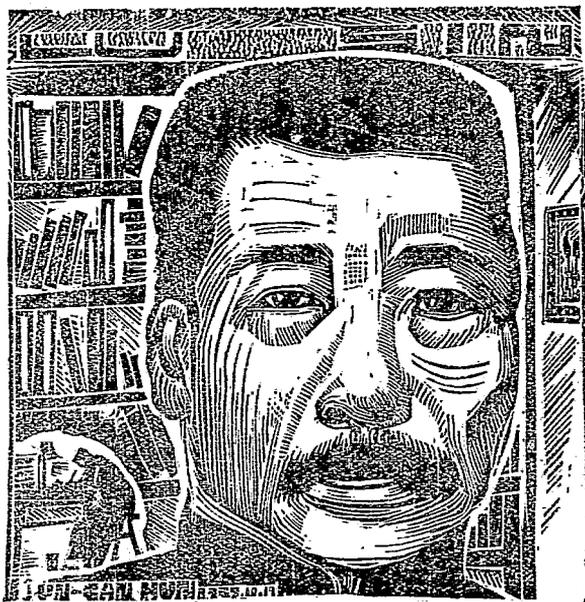
「在一個深夜裏，我站在客棧的院子中，周圍是堆着破爛的什物，人睡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痛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了……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壓得不能呼吸。我祇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

一九三三年五月，黃膺白在天津被人謀刺，捕獲一個十七歲的青年斬首示衆。同年「九一八」紀念日，貴陽教育廳長譚景閣以汽車向游行的隊伍衝去，死傷十歲上下的學生四十餘，北平的學生發動救國運動，被水龍衝擊，皮鞭抽打，這些事，他不啻耳聞目見，隨時隨地，都爲青年人辯護，抨擊官僚軍閥，帝國主義的凶殘暴行，不遺餘力，至死不懈。

魯迅先生對於青年，只有深篤的愛，只有堅決的信心，或則「推諉，或默然共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爲可欺。」使他從實際中，又見到「革命小販」「洋場惡少」之類的青年。他不得不生了疑慮。他遇過：一面寫信給他，恭維贊頌，當面「吹拍」，一面在小報上化名寫文章，暗地裏放冷箭中傷他。他遇過：沒有成名的時候攀附他，一旦成名就與他作對頭，拉着膀子想要做領袖。這些都有具體的事例可尋。更具體有趣的是：他在杭州兩級師範教化學時，有一次，在教室裏試驗輕氣燃燒，一時忘帶了火柴，走出去拿，竟同時，點上火，輕氣爆裂，手裏的血濺滿了襯衫和講台，但他發現在先坐在前面的學生，早已避在後面去了。又一次，大概是民國十年左右，他在北平一個專門學校擔任功課，大寒天，天花流行，他勸學生們去種痘，學生們要他先種作爲模範，但等他進校醫室脫了衣裳，回轉頭來，不見跟着他的青年了。還有是 他認識的一個文學青年死後，接到另一個青年從長沙來的信，說他與那位青年是朋友，計劃收羅他的遺作出版「塔兒集」，請魯迅先生作一篇序。先生以「愛屋及烏」的心態，爲了死去的青年寫了寄去，許久不見遺作行世，却見到一種報紙副刊把他的序文刊出了。更有趣的是：魯迅先生在上海，有位青年從廣東來要求幫助，先生供給給他衣食，住房，零用。他對旁人說他是魯迅先生的乾兒子。但當先生被人「圍剿」時，這位自稱乾兒子的青年，擔心受累，對先生說，他們因我住在你處，連我也看

不起了。」辭別而去，臨走還說他是
買了田出來的，要先生把他買回田來
。後來，這位乾兒子青年來了信。說
：「原來你還未被打倒，那末，再來
幫助我吧！」

以真誠待人，常是得到這樣冰酷
的酬報。景宋說：「先生罵我不懂人
情世故，但先生常常是如此吃虧吃苦
。」先生有時雖憤急說「我要騙人」
而受騙的却是他。然而他始終無介於
懷，始終相信青年，寄託希望在青年
身上。他的心，貫穿千百代，他的輝
光照耀着青年人走上前路！什麼地方
見到他「偏狹」呢？



把握着藝術的武器，踏着我們的導師所開闢的道路前進！ 黃榮燦刻

魯迅和周作人

彭慧

在中學里讀書的時候，極愛讀語絲，因之，對周作人和魯迅這兩位先生，真是說不出的景仰。後來，剛一走出中學校跑到北平時，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想瞻仰一下這兩位先生的真面目。進女師大以後，果能如願以償，兩位先生都在那里教書，而且那時女師大學生鬧風潮，兩位先生却是用很大的力量幫助被反動當局壓迫着的學生。于是，我們不獨能在課堂里領受兩人的教誨，就在課後，爲着學校的風潮，要應付官廳和外界，也時常到兩人私宅里去請教。由于這種接近，我對他們弟兄兩個感到了一種很大的驚異：可以說：從他們寫文章著的筆名起，直到他們各人的家庭情況止，我以為那太不像兄弟兩個了。且從他們的儀表上說起罷：記得語絲上有篇文章曾有：「溫文爾雅的周作人」一語，的確，無論上課，演講，閒談，走路，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間，周作人都顯出了溫文爾雅，並且是寬厚長者的態度來。魯迅先生呢，却是一位語言鋒利而又不修邊幅的封建式的教書先生樣子。後來魯迅先生曾有過回這樣的事：

在上海時，他有天到先施公司去買東西，被巡警把他看成了小廝三而注意了他，後來他預備去乘電梯，巡警竟不准他進去。這可以向沒見過魯迅的人證明魯迅先生對於衣履上的毫不在乎的程度了。

再從生活方式上說，周作人的家里，是很幸福的，一個溫順的日本太太，還有一羣像小鳥兒般的乖乖的兒女，屋子里，院子裏，都收拾得幽靜整潔。而魯迅先生的家里呢，（那時他還沒有和許女士結婚）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書籍和灰塵堆集得多。還有一點當時最使我奇怪的，是我忽然知道了他們弟兄兩個感情上非常不睦。這是什麼道理呢？在當時，兩人都是前進的思想家，兩人都是新文藝運動努力者。而在一些實際問題上，更是站在同一戰線的（如文化上和文學方面的論爭，如學校風潮以及一些小的政治事件上）加之又是同胞兄弟；那應該是多麼親密的戰友啊！還有什麼可仇恨的呢！當時，在我的簡單的思想里，這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從那以後，我們却看見這曾經是一條戰線上的而私情不睦的兩兄弟，却從精神上，真正是一天一天地更加胥道而馳了！大家都看見，魯迅是隨着時代邁進，有時還推動時代的車輪的。周作人則一天天被敬愛過他的青年們遺忘，竟甘心把自己留在時代的遼遠的後邊了！于是在民族抗戰的前夜，魯迅是被尊爲一個革命的導師而令人

即思不已地淒然長逝的。可是，這位溫文爾雅的周作人啊！却在民族抗戰的緊急關頭，作了對不起國家民族，對不起父母兄弟的文化漢奸。從一個母親的肚子里，出了兩個這樣極端的人物，古今中外，也真是不多見的。

在對這兩個人，已經可以作不相同的兩個最後的結論的今天（，當然，我切望周作人先生將來能使我們重換一個好的結論。）對我昔日的一個不可解的謎，我恍然大悟了：

這兩位縱然是曾經站在同一戰線的弟兄戰友，正為爲性格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却給他們預伏了兩個絕不相同的前途！魯迅的文字上和語言上鋒利，魯迅的不講究物質生活，魯迅的記仇恨，這都是他的不能與舊社會妥協而成爲時代先驅的先天因素。而周作的溫文爾雅，寬厚優容以及周作人的愛惜小家庭的幸福的生活方式，就使得他，初則背棄時代（當然還有別的重要原因）終而在全面抗戰的今天，走不出北平來，竟投降了我們的民族敵人。這樣最初的一點不同，終於使得兄弟兩個一個成爲流芳百世的偉哲，一個成了遺臭萬年的罪人，真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可惜魯迅先生死早了點，不然，我們準可以讀到魯迅先生的比任何人的文字更爲恰當，更爲嚴厲，更爲有力的責罵周作人的文章！

一九三八，十，八夜昆明，官渡。

三年 朱乃

——悼魯迅先生

記憶永忘不去
三年前的今天：
我們的鬥爭過程中的導師——
魯迅，
殞命的噩耗傳遍世界的每一個
角落，
千千萬萬人發發出怨喪的悲吟！
留給四萬萬七千萬人的
是永久的哀悼，
哀悼着
被壓迫中華民族的代言人。

在我們
憂鬱的四十年代，
人們窒息，彷徨，苦悶着。
侵略者的皮鞭向我們抽打，
抽打我們善良同伴的肉身。
你爲祖國受難的弟兄而呼號，
你以鋼錐樣的筆
衛護着弱小的人們。
祖國的災難比三年前更甚，
復仇，反抗的行列裏
失去了你這位鐵樣的巨人。
三年來祖國謀解放的鬥爭在加
強，
被壓迫者以仇恨的心，
繼承着你堅強的意志
創造中國的新生！

風 雪 中

天 虛

失去了昔日「晴天一爐香，雨天一缸醬」的面容的古老城堡，被皚白的雪瀟蓋了。這時，鋒利的朔風，正努力毀壞着宇宙的一切。

人們把頸項縮短了，把頭埋入大衣領口中，手就揷插在袖筒裏。窮苦的小孩們在煤渣堆邊挖刨着什麼，錫巴色的小臉上泛着血紅，兩臂寫了衣袖的臃腫而撐得像趕雀的稻草人那麼往兩邊擺着。

是這樣冷的北國底冬天！

「魯迅先生捲土重來」的消息，突然發現在這時的報紙上。這使北國冬天青年的心和熱血激蕩和燃燒起來。

「魯迅」，這個一天可以相會許多次，一天被人們提到不知多少次的名字的代表者，曾使人們覺得可怕，也使人們覺得可愛的神祕人物，一向是潛伏着的，現在將要站立在北國的土地上，將要站立在北國崇拜的青年們的眼前，這不是一個奇蹟嗎？

青年們都希望一瞻容顏，一領教益呀！

於是，上海蟄居的魯迅，被某校學生請去作第一次的見面演講後，跟着北大，女大……都請魯迅去演講了。而這些消息，往往都是事後才在報紙上和人們的口頭上透路出來。

×

×

×

×

這一天還是和平常一樣，雲很低，顯得空氣是陰霾而悶窒，雪是停了，但大地給冷氣凍的連土也硬成堅石似的，大風捲着地上的雪球到處滾，在這樣嚴寒的天氣裏，和平門外師範大學的禮堂裏擠滿了人，——青年，擠着，擠着，一陣陣鬧叫，擠擁，叫喊聲，凳子的折斷聲和倒塌聲，和成一個雜亂的龐響，好像全世界快要崩裂了！而門口正不絕地擠進着人來。

於是，被四堵灰牆圍住的禮堂，人就像被榨在一個什麼筒裏的筷子一樣，拚命的挨擠着，叫喊着。已經好幾個月不會在身上黏滯了的臭汗，此時在各人臉上滾蕩，在各人身上汨流。

——魯迅來了！

誰這麼造謠的一叫，馬上，人們就起了一陣重濁的騷動。
「外面去，這禮堂太小了，到操場上集合！」
「操場上風太大了！」

「可是，禮堂裝不下呀！外面還有半操場人進不來，連窗子口都擠不到呀！大家到操場來集合。」
人們水樣的由禮堂門口湧流出來，很快地爭取自己的位置。

一張八仙桌在場子中間立着，大家把桌子密密的包圍起來，不一會，一個隙裏的人們像岩石崩裂似的從兩旁讓開，魯迅由人叢中出現了，浮游在那被掌聲拍得起火的空氣中。朔風推着他們。他的枯瘦的兩臉，濃而規則的鬚鬚，顯示出了魯迅的全面容，說明他會是如何地經歷過和經歷着民族的苦難。他穿着褪了色的藍布大褂，裏面似乎是件棉袍，陳嘉庚的樹膠鞋踏在脚下。他站在台上和朔風抗拒了一下，便開動那闊大的嘴巴，用不關風的口齒，突突地吐着北方人雜懂的紹興官話，而千萬青年的臉面，合成了一片稚氣的肉海。

朔風猛烈地吹着這片肉海，但被更猛烈地沖激着的，却是魯迅那塊枯瘦的；地上的雪球裹住了沙土，不住地往上飛，往青年們的頭上，往魯迅的臉上直打！然而，青年們忘了這些，看着魯迅有時半閉下眼，有時半轉過頭（有時是爲顧及聽衆而作此姿式的），然而却一樣的仰着臉，挺着胸脯，把被風瀉散在空氣裏一半的語音，重濁地擲給脚下這一片稚氣的呆臉。

一陣笑聲跟上一陣掌聲，和魯迅的演講同時進行着。

記得也同時是北平的某大學蕭章太炎先生演講時，曾有過這樣擁擠的場面，但那是在人到的前，也是把會場由禮堂搬到外面來。但在演講的進行中，人們漸漸地走開，漸漸地加上又走開，最後只剩下數十來人維持場面，使章老不得不趕快結束演講。而現在，人是愈來愈多，愈來愈緊，全大操場幾乎都充塞滿了！後邊的人們，似乎頗不易聽到他被大風趕飛了一半的語音，那和章太炎先生一樣的浙江口音，然而人們不肯走，呆呆地立着，望着，忍受着迎面的北風！

他在台上宣佈講完了！人們不肯走，提出題目來，要求再講，千萬的聲音，使他又講了兩段，才由師大的同學出來解圍說：天氣太冷，風太大，周先生一個人站得高太苦了。然而，魯迅並不以爲然的又講了一段，才在大家的體諒中下了台。青年們仍不散，像果肉包住它的核，緊緊地追隨着問長問短……。

誰這麼造謠的一叫，馬上，人們就起了一陣重濁的騷動。

「外面去，這禮堂太小了，到操場上集合！」

「操場上風太大了！」

「可是，禮堂裝不下呀！外面還有半操場人進不來，連窗子口都擠不到呀！大家到操場來集合。」

人們水樣的由禮堂門口湧流出來，很快地爭取自己的位置。

一張八仙桌在場子中間立着，大家把桌子密密的包圍起來，不一會，一個隙裏的人們像岩石崩裂似的從兩旁讓開，魯迅由人叢中出現了，浮游在那被掌聲拍得起火的空氣中。朔風推着他們。他的枯瘦的兩臉，濃而規則的鬚鬚，顯示出了魯迅的全面容，說明他會是如何地經歷過和經歷着民族的苦難。他穿着褪了色的藍布大褂，裏面似乎是件棉袍，陳嘉庚的樹膠鞋踏在脚下。他站在台上和朔風抗拒了一下，便開動那闊大的嘴巴，用不關風的口齒，突突地吐着北方人難懂的紹興官話，而千萬青年的臉面，合成了一片稚氣的肉海。

朔風猛烈地吹着這片肉海，但被更猛烈地沖激着的，却是魯迅那塊枯瘦的；地上的雪球裹住了沙土，不住地往上飛，往青年們的頭上，往魯迅的臉上直打！然而，青年們忘了這些，看着魯迅有時半閉下眼，有時半轉過頭（有時是爲顧及聽衆而作此姿式的），然而却一樣的仰着臉，挺着胸脯，把被風蕩散在空氣裏一半的語音，重濁地擲給脚下這一片稚氣的呆臉。

一陣笑聲跟上一陣掌聲，和魯迅的演講同時進行着。

記得也同時是北平的某大學蕭章太炎先生演講時，曾有過這樣擁擠的場面，但那是在人到的前，也是把會場由禮堂搬到外面來。但在演講的進行中，人們漸漸地走開，漸漸地加上又走開，最後只剩下數十來人維持場面，使章老不得不趕快結束演講。而現在，人是愈來愈多，愈來愈緊，全大操場幾乎都充塞滿了！後邊的人們，似乎頗不易聽到他被大風趕飛了一半的語音，那和章太炎先生一樣的浙江口音，然而人們不肯走，呆呆地立着，望着，忍受着迎面的北風！

他在台上宣佈講完了！人們不肯走，提出題目來，要求再講，千萬的聲音，使他又講了兩段，才由師大的同學出來解圍說：「天氣太冷，風太大，周先生一個人站得高太苦了。然而，魯迅並不以爲然的又講了一段，才在大家的體諒中下了台。青年們仍不散，像果肉包住它的核，緊緊地追隨着問長問短……」

秋 的 葬 儀

馬子華

當申報上，在三年前的十月廿日那天刊載出舉世震驚的消息——魯迅先生逝世的時候，天落着愁人的秋雨。我們用驚奇的眼睛去瞧着朋友們的嘴臉，希望對方告訴我們這是騙人的，沒有這回事，魯迅先生決不會這麼快的死。

但是，這是事實。

在這最後的消息傳來的前些日子，我們曾經到內山書店去找過周先生拿「文學叢報」的稿子，那時，他精神倒還很好，臉和頭修得光光的，顯得鬍子特別又黑又神氣，和我們順着北四川路走了幾步，穿着那雙黑帆布膠底鞋，頗爲健舉，當晚在一引廣東飯館中還吃了一頓晚飯。

可是，還不到一個星期，紺弩到極司非而路文學叢報社來，迎頭便說

「老頭子病了！」

「是舊病復發吧？」我追問。

「這次可比以前重得多。」紺弩顯得十分焦慮的說，從沒有看見他那一付沉悶的樣子，他躺下沙發去，很鄭重的道：「看樣子醫藥費要花得不少，你們有錢送點去！」

想到當時我們幾個文學青年辦文學叢報的時候，魯迅先生以最大的愛護，最大的幫助我們，先後在病中在百忙中替我們寫了「塔兒集序」「我要騙人」……等三四篇文章，我們要送一點稿費去，魯迅先生不要，他體諒我們的苦衷，屢次寫信或見面的時候都諄諄探詢近況，後來該刊移交給雜誌公司，前途的困難漸少，先生那高興的心情，是令人至今忘記不了的。文學叢報以先生的扶持而發展，我們對先生的健康是愈發關切了。

結果，在當天晚上我們送了點錢去，初而不收受，推之再三才由景宋女士代筆寫了一封信來申謝，那時，魯迅先生已經不能動手寫字了。

誰知，還沒有多少時候，魯迅先生竟致不起，逝世的消息震憾了宇宙。那一個秋風秋雨之晨，我們三四個人默默地相對淚垂，甚至疑心這是騙人的消息，恐怕魯迅先生已經到蘇聯去了，因爲那時他很想去看光。

事實總不會扭來轉的一顆東方文化的巨星，革命的戰士，他殞滅了！

翌日，魯迅先生的遺體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中入殮，十月二十一日，在膠州路上千萬的青年學生，工人，小市民，外國人聚集着，雁行的走進殯儀館的大門，沉重的步子，陰鬱的臉，淒切的心情。

在門口，每一個入場的人簽了他的名字，一天以內簽滿了十多本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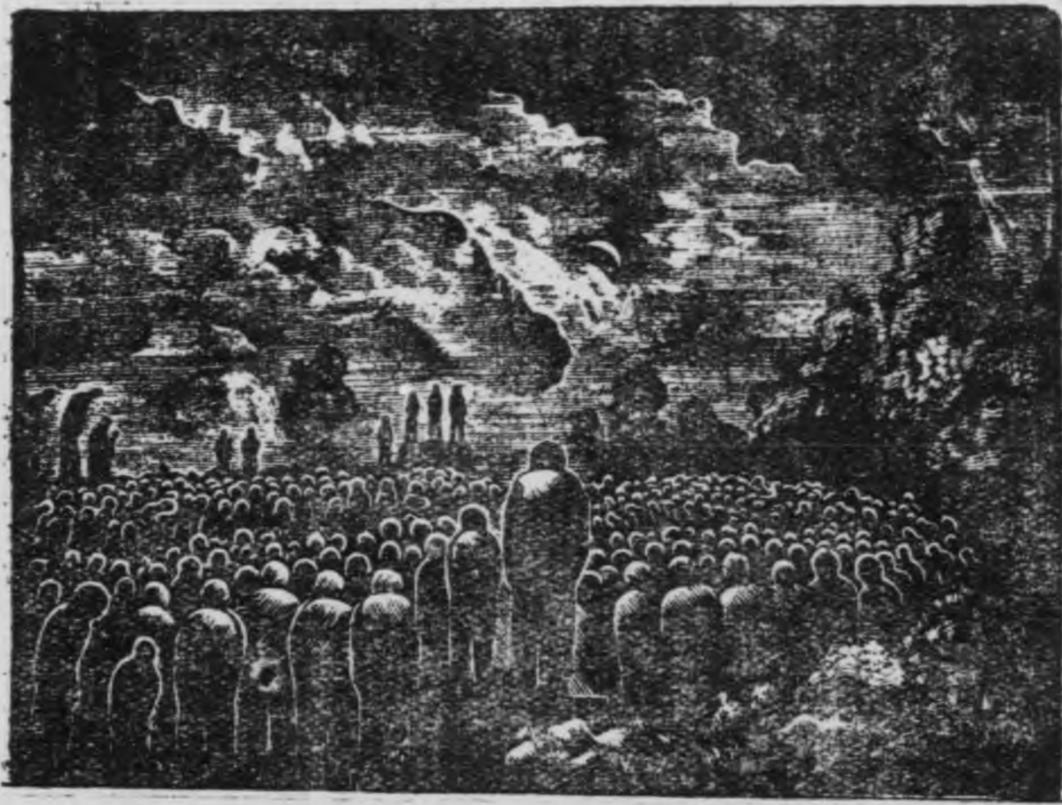
享堂中顯得很陰暗，牆上掛滿了輓聯，地上鋪滿了花圈。

最給人痛心的是在輓聯當中，徐懋庸竟也自己聰明的輓了一付聯語：

「敵乎友乎予惟自問；
知我罪我公已無言。」

在魯迅先生病中，文藝界引起了「人民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及「國防文學」的論戰，徐懋庸以最無情的態度視魯迅先生為敵，他用十分狡猾的態度應付這次論爭，等到他的論敵已經死了的時候，他並不是惋惜他的論敵「無言」，反而私衷頗為痛快。這輓聯是對魯迅先生最後的「投槍」。

然而，還有很多很多的聯語是在崇拜，頌揚和惋惜一榻橫陳在入口的側邊，燭光閃動着。在榻上是躺



△暮色蒼茫中數千送殯羣衆向魯迅先生致最後敬禮
新波木刻

着「中國文學之父」魯迅先生的遺體。穿着長衫馬褂，一張被掩蓋着。他的容顏並不比生前削瘦，眼睛緊緊的閉着，高的顴骨，濃密的鬍子，那樣子，很安詳，很和善，又覺得一種堅強疾世的神情溢洋在他的面容。

人們雁列的一個個經過遺體的側邊，脫下他們的帽子垂下頭去。幾個小學生虔敬地向遺體鞠躬，有些婦女墜下眼淚來。

很多文學青年在殯儀館處理這神聖的喪儀，景宋女士和海嬰淒涼地坐在角落裏，周建人先生走來走去地照拂着一切瑣碎的事。

這一個空前的祭奠，並沒有誰下計開去通知，但是千萬的人們都來了。而且帶了輓聯和花圈，帶了一顆悲悼的心！

治喪委員會決定在月二十二日發引和入葬。

二十二日，秋天的清晨分外的明朗和新鮮，陽光透過了淡薄的雲，秋風已經有些微寒了。在萬國殯儀館門口，膠州路上擠滿了送殯的人。

魯迅先生的遺體已經入棺了，銅棺的表面有一塊玻璃可以看見他的靜穆的面部。

下午一點鐘：

總指揮宣佈送殯行列的次序以後，銅棺便由蔡元培，宋慶齡，內山，茅盾，景宋諸先生從享堂裏送了出來，放在大門口的柩車上，然後，行列開始移動了，一大幘魯迅畫像的布標抬在柩車的前面。團體的隊伍全上海的文化人及各色各樣景仰先生的人們，慢慢的向前行進，我們爲着沿途的秩序及行列的聯絡奔走着。

從膠州路到靜安寺到大西路。

法捕房禁止我們的行列走大街，但當我們繞小道上，那一路僻靜的小道，馬上又變成熱鬧的大街。

行列歌唱着戰歌，淒厲的歌聲使行人駐足，使馬路上的印度警察奇異這偉大的送殯。

到虹橋路，郊野的秋風吹進每一個人們心扉。路相當的遠，有很多小孩子和女人都流汗或走不動了。但是，他們的心志是更虔敬的。

進了萬國公墓的墓園，棺柩停放在尖頂教堂的前面，羣衆聚集在教堂的四週。

大家喘了一口氣。

安息吧，先生！

沈 沉

首先·由蔡元培和孫夫人對羣衆們演講魯迅先生在文化上及民族解放上的動績，隨着內山完造用日語演講他在和魯迅先生的友誼上所認識的這位偉大的中國文豪。

漸漸的，墓地裏已經黃昏了，秋天的黃昏是這麼迷濛！

在馮國公墓的左側牆下已經掘好了一個墓窟，魯迅先生的銅棺，在羣衆的安息歌中入葬了。深秋的夜晚，羣衆依依不捨的分散了，留下的，是中國文學之父——魯迅先生之墓。

你——在荒原上的萊莫斯！

是用狼的乳汁喂養的，

是無畏的化身，

永遠地，永遠地向着戰圈。

你的筆，爲了光明

揭破了暗黑的鬼臉。

你的身體，中了敵人的暗箭，

却不倒下，

祇冷靜地拔下來，

因爲那是染着自己的血的。

是的！你是青年的母親，

你用乳汁喂養了我們的，

我們要把珂勒惠支那幅

優秀的木刻敬獻墓前。

而且，你有着劍一樣的意志，

不屈服，不動搖，

因爲敵人的理論雖然高超，

但總會跌到最不乾淨的地方去

的。

你追求着光明，

從受難裏誕生的。

你和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釘在高加索荒山上的普洛米修

士，

一樣的受痛苦，

爲大眾咬緊牙齒的。

不過，你比那些

卑怯的殺害和敵人，

顯出了過分的高大。

你是藍天裏飛翔的鷹隼，

永遠向着太陽。

可是，更在區更大崇高的戰鬥

裏，

你殞落了，

但無比的光輝却存在着，

雖然你說過了，你是要生活的

。

這光輝現在永遠地

照耀着我們的路了，

我們永不會迷失地向前走的。

安息吧！先生！

我們用勝利和光明來報復

你喂養我們的血汁

一九三九·十·七日。

魯迅——火種的盜取者

羅鐵鷹

發霉的土地
冰凍的土地呀……

血 瘁笑
墜子手的磨刀……

沒有陽光
沒有一支自由的歌
枷鎖交響在
動盪的夜宵

鐵的流
在祖國的莽原
數萬里 流呀
要沖開自由之門扉
沖去蒙住土地的
泥色的恥辱

你曠野裏的吶喊者
挺立在歷史之山嶺
呼喚世紀的靈魂

你一面鏡子
你照出面具下鬼魅的臉色
照穿舊時代腐爛的心
你反射出真理之光澤

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你鋒利的筆桿
無情地痛擊
廿世紀的暴君
與那御用的警犬
那拔住自己的頭髮
幻想離地的東西

你擎起一束燄原的火炬
夜行 開創血路
燄火收斂了形跡

噙着乾草
擠出乳漿
你哺育着我們
使我們成長在革命的搖籃

如西天沉沒了
血紅的夕陽
然而 你活着
——活在我們的心裏

三年了
我們失去了你
先知者呀
現在 也許
你的坟頭
十月風正抱着狗尾草哭泣
敵人的獸足
踐踏着你的墓地

你的肉體長眠不久
祖國便開始鬥爭
七月蘆溝橋的烽火
燎遍了中華的原野 城鎮
我們伸出創造的鐵手
誓要扭斷侵略者的項頸

無比的損失 萬古恨事
你 先知者
不能再
痛快地攻擊
亞細亞殘暴的強盜
野獸的行爲
汪派漢奸 托匪……
一切民族的敗類
不能再
痛快地攻擊
歐羅巴的匪徒
白吞了奧士利
捷克 張伯倫替牠拴好

送進牠的嘴裏
西班牙 被出賣了
自由的人民
紅色的瑪德里……
阿爾巴尼亞的城頭
插上了慕沙里尼卑鄙的國旗

※ ※

但是 先知者呀
歐羅巴的帝國主義者
已扯起火併的戰旗
革命的萌芽
早堅實地長遍了大地
歷史的鐵轡下
他們的末日就要到臨
日本法西斯的獸蹄

在時代的泥沼裏
越陷越深
我們鬥爭的生命
我們的血
預約着最後的勝利
廢舊的中國
阿Q的時代
已隨着阿Q死去

血育中
的新中國
自然地生長起
你該微笑地安息
※
作禁裏的竊食者
火種的盜取者
你活在我们的心裏
十月七日深夜

編輯後記

魯迅先生逝世，已經是三週年，在雲南，公開地召開紀念會，這還是第一次，我們覺得這意義非常重大，在先由本分會理事會，討論紀念辦法，當場決定了三點：一，召開紀念會。二，展覽遺著，三，出版特刊。各部份的工作分配妥當，各有專人負責籌備，這編輯的責任，就落到東明，子華，季生三人頭上，徵稿三四天，各方面即踴躍惠賜，使這特刊早日付排，得以按期出版，這是我們不得不衷心感奮的。

在今天來紀念魯迅，我們認為有兩種意義，是值得在此特別提出的。即這次的紀念會，應該放在：（1）加蓋文藝界本身的團結擴大抗戰文藝運動，（2）整齊文藝界的陣容，肅清文化漢奸，這兩意義之上去舉行，才可以發揚魯迅精神，使這紀念會不致管成爲一種儀式上的紀念會。

本刊的內容，照編輯計劃，尚有一談魯迅先生作品，「魯迅與通俗化運動」，「魯迅與婦女解放」三稿，前一篇請朱似弦先生執筆，因朱先生疏散到鄉下回來交稿日期已過，而且聯大初開課，教務很忙，「實難定心提筆」，其外兩稿是請徐夢麟彭慧兩先生執筆。後因徐先生另有魯迅的詩歌理論「彭慧先生已有魯迅與周作人」兩稿見賜，預定稿只得付缺。

此外，還有文藝界的朋友們，響應本會的號召，賜寄許多紀念魯迅的稿子，因爲篇幅所限及付排期迫，不能盡量發表。特一併在此致歉！

一九二九，十，十八。

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
日本片上伸作，大江書鋪印行。
藝術論：蘇聯，盧那卡爾斯基
作，大江書鋪印行。

一九三〇年

藝術論：俄G，蒲列哈諾夫作
，光華書局印行。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卡爾斯
作理論文及演說。水沫書店印行。

文藝政策：蘇聯關於文藝的會
議錄及決議，水沫書店印行。

十月蘇聯A，雅各武萊夫作長
篇小說，神州國光社印行。

一九三一年

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
戰商務版「自然界」

毀滅：蘇聯法捷耶夫作長篇小
說，三間書屋印行。

譯著之外所校勘者：

唐劉餗《酉表錄異》三卷：以唐宋
類書所引校「永樂大典」本并補附

。未印

所纂輯者：

古小說鈎沈三十六卷：輯周至
隋散逸小說。未印。

謝承後漢書輯本五卷：多於汪
文台輯本，未印。

所編輯者：

莽原：週刊。北京「京報」附
送，後停刊。

語絲：週刊。所編爲在北平被
禁，移至上海出版後之第四卷至第

五卷之半。北新印行，後廢刊。
奔流：自一卷一冊起，至二卷

五冊停刊北新印行。
文藝研究：季刊，只出第一冊
，大江書鋪印行。

所評定，校字者：

故鄉：許欽文作短篇小說集，
北新印行

心的探險：長虹作雜文集，北
新印行

飄渺的夢：向培良作短篇小說
集，北新印行。

忘川之水：真吾詩選，北新印
行。

所校訂，校字者

蘇俄之文藝論戰：蘇聯：沙克
等論文，任國楨譯北新印行。

十二個蘇聯A鮑洛克A長詩，
胡敬譯，北新印行。

爭自由的波浪：俄國V，但傘
珂等短作篇小說集，董秋芳譯，北
新印行。

勇敢的約翰：匈牙利裴多菲，
山大作民間故事詩，孫用譯，湖風
印行。

夏娃日記：美國馬克。士溫作
小說李蘭譯，湖風印行。

所校訂者：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說。朝華
社印行，今絕版。

小：十年：葉永蓀作長篇小說
，春潮書局印行。

窮人：俄陀思妥夫斯基作小
說，韋叢燕譯，未名社印行。

黑假面人：俾士，安時來夫作
戲曲，李雲野譯，未名社印行。

紅笑：前人作小說，梅川譯商

新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爾，妙倫作童話許選譯，朝華社印行。

進化與退化：周建人所譯文學論文選譯，光華印。

浮士德與城：蘇聯A。盧那卡爾斯基作戲曲，柔石譯。神州印行。

靜靜的頓河：蘇聯M，峻羅訶夫作長篇小說，第一卷，賀非譯，神州印行。

鐵甲列車第十四六九。蘇聯V，伊凡諾夫作小說，侍桁譯，未出。

房印行者

士敏土之園：德國G，梅斐爾德木刻十幅，珂羅版印。

鐵流：蘇聯A，綏拉非摩維支作長篇小說，曹靖華譯。

鐵流之圖：蘇聯I，畢斯凱萊夫木刻四幅，印刷中，被炸燬。

魯迅譯書目錄編：一九三二年

三間集：短評集之五〇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作北新印行。

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雜文，上海合衆書店印行。

拾零集：一九三三年將二心集刪餘者印成，合衆合行。

一九三三年

豈琴？蘇聯短篇小說集，良友印行。

一天的工作：同上

蘇聯作家二十人集？於一九三六年將上二種合訂為一本印行所同上。

兩地苔：與景宋合著，北新書局印行。

偽自由書：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作短評集之六，印行所同上，又名「三不四集」。

一九三四年

南腔北調集：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雜文集，聯華書局印行。

淮風月談：一九三三年短評集之七，聯華書局印行。

一九三五年
鐵：蘇聯班台萊夫作童話。原

「譯文」，後由生活書店印單行本發行。

死 魂：俄生戈果里作長篇小說原載「世界文庫」後收入「譯文叢書」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俄羅斯的童話：蘇聯刊，高爾基童話「文化生活社刊」之一，印刷所同上。

一九三六年

是邊文學：一九三四年短評集之八，聯華書局印行。

故事新編：一九二二至三五所

村歷史小說集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俄契阿夫作短篇小說集。「文學叢刊」之一，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一九三七年

夜記：收自且介亭文集從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雜文十四篇。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

魯迅書簡：與友人書信自一九二二——至三七年函札六十九封，三間書屋印行。

且介亭雜文集：一九三四年雜文三冊書屋印行。

且介亭雜文二集：一九三五年雜文，印行同上。

且介亭雜文末編：一九三六年雜文，印行同上。

所編輯者

譯文：月刊。自一至三期，生活印行。

所選定，校字者：

魯迅自選集：自選舊日創作，天馬印行。

門外文談：關於中國語文改進問題的意見，天馬印行。

海上述林先下卷：瞿秋白譯著論文及小說等。內山代售。

蘇聯聞見錄：林克多蘇聯遊記，光華印行。

蕭伯納在上海：就樂亞剪貼翻譯並編校，再加校正者，野紳及聯華發行。

魯迅雜感選集：何凝編。北新印行。

士敏土：蘇俄革拉特克夫作。蔡詠裳董紹明譯新生命印行。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蘇聯蘇維洛夫作，曹錕華譯，聯華印行。

解放了的堂，吉訶德：蘇聯盧卡那斯基作戲劇，易嘉譯，聯華印行。

尼采自傳：梵澄譯，良友印行。

所校訂者
阿Q正傳：日譯本，山上正文譯。

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東增田涉譯。

落花集：王誌之作短篇小說，初校後校訂本了

打雜集：徐懋庸著雜文集，生活印行。

集外集：村雲雲編。一九〇三——三四年雜文，上然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豐收：葉紫著短篇小說，容光書局發行。

八月的鄉村：田軍著長篇小說，容光書局發行。

生死場：蕭紅著中篇小說容光發行。

所校字者
桃園：茅盾譯文化生活印行。

所選定者
一個人的受難：麥綏萊勒作木刻連環畫，良友印行。

小說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之一良友印行。

木刻紀程：中國木刻選集，內山代售，已絕版。

蘇聯版畫選集：從蘇聯版畫展覽會中選出，良友印行。

所印行者
引玉集：集蘇聯版畫藝術家十一人的作品，三間書屋印行。

北平寒譜：與鄧西詒合資印行，現絕版。

十竹齋箋譜：第一冊同上。

凱綏，珂惠支版畫選集，三間書屋印行。

死魂 百圖：A，阿庚畫，培爾那爾特斯基作。三冊翻印。

所已輯印，前未明記者：會稽郡故書雜集：用周作人之外出版。

所輯錄，前未登載者：

六朝造像目錄：始自晉，終於隋，計十一期造像目錄，未印。

六朝墓志目錄？未完成。

古代漢文學史綱要：爲廣州中大講義，未完成。

所未印行之著譯

集外集拾遺：收集外集所未備者，未印。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未印。

書簡集：與各方通訊數百封，未印。

日記：自民國元年至廿五年逝世前。未印。

又稿件：

死魂錄：第二部一部分。

漢畫錄：漢碑帖。

魯迅先生的名、號、筆名

幼名：阿張，長庚，周樟壽

豫山。

學名：周樹人。

號：豫才。

家庭稱呼？大先生，老大。

筆名：周迅，I，S。

周遠，巴人，令飛，迅行，某

室者，唐俟，索士，神飛，風聲，

自樹。（以上早期文章所用）

阿二，華圍，佩葦，白舌，明

瑟，準，它音，楷冠，窈之敖，隋

洛文，游光，許遐，何家幹，何千，干幹，越客，桃椎，丁萌，虞，死牛，白在宣，荀組，史壽，尤剛，明，敬一尊，余銘，元良，羅愷，靈符，張承祿，趙今儻，子明，張緣如，張承祿，鄧當世，宓子章，翁準，孟瓠，崇巽，韋士繇，黃凱音，黃棘，白道，曼雲，夢文，公汗，常庚，黃朕，康伯度，史，算，朔爾，焉于，越僑，張沛，仲，度，苗挺，及鋒，阿法，曉角。

『中國目前的革命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過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爲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

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文協「徵文通告」

- 一、徵文十萬字以上創作說小，中選者一部由本會組織專門委員會評選決定。
 - 一、題材限於：（一）前線的戰鬥情勢，或（二）淪陷區域的生活動態，或（三）後方生產建設的進展過程。
 - 一、中選者受獎金一千元。
 - 一、收券期本年七月底截止，送交或郵寄重慶箱二三五號，外地寄稿以發件的郵章日期為憑。
- 評選決定後，除專函通知中選者外，另再登報通告，可能時并舉行受獎儀式的期限至遲不能在明年二月一日以下。

說明

- 一、此次征文，為本會受重慶中央日報社，宜昌武漢日報社之託，獎金由兩社指出，但評選責任完全在本會。
- 二、中選作品，除獎金外，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有優先發表權。另送發表費，每月月終付出。
- 三、評選決定發表時，貴陽中央日報，宜昌武漢日報同時連載，連載期限不為超過三個月以上。連載完畢後，作者即可用單行本發賣，但得在封面上，封面包紙上注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選定中獎作品」字樣，并得贈送本會及兩報社共一百部。
- 四、如中選者以外，另有優秀作品，本會當設法表彰，幫助作者出版。
- 五、投稿者須另寫明姓名，發表時用的筆名，可靠的通信處，作品題名，及簡單的寫作經過附在文稿前面同時寄來，不得把姓名寫在文稿任何部分上面，郵寄包紙上須注明「應徵小說」字樣。
- 六、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加標點符號。
- 七、戰時交通困難，後方也不免受空襲的危險，作者須另留底稿，郵寄時且須掛號。
- 八、收到文稿後不回信，但落選的作品當分別寄還作者。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特刊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二角

編輯者：魯迅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

出版者：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雲南分會

發行者：昆明華山南路九一號轉

印刷者：崇文印書館

經售處：昆明市各大書店

雲南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一三七號

本刊

KBC
IG
825.6
8/3